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發行：山西興縣　第一二九二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通知

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凡晉綏軍區所屬部隊機關之經費、糧秣、服裝等一切報領手續及有關供給等問題，今後仍改歸後勤供給部直接領導處理，希各部仍照前向行署財政處接洽，並政府將系統按照行署將須發之「四七年度財政供給制度」所規定供給關係直接向行署財政處報領，特此登報通知不另行文。

晉綏行署財政處　晉綏軍區後勤部

呂梁前線我軍再捷
解放隰縣石樓蒲縣三城
生俘上將總指揮楊澄源以下二千餘

（新華社呂梁前線二十九日急電）呂梁前線八路軍繼解放永和、大寧兩城後，於二十八日下午七時一舉攻克閻錫山統治晉西南的中心隰縣縣城。盤據石樓、蒲縣兩城之閻軍於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先後逃往中陽、吉縣，該兩城當爲八路軍解放。閻錫山爲維持其對晉西南之血腥統治，五六年來，經常從各縣抓來數千民伕在隰城修挖碉堡壕及各種內戰工事，並盡晉西南人民的血汗，把隰縣城建築成重重的壁壘，在五六十個碉堡及綿延兩萬餘公尺的塹壕工事裏，偽裝大軍於二十五日開始向隰縣外圍據點進擊時，閻軍保安團及武裝編村人員三千餘人逐步被趕向城垣，截至二十八日上午，隰縣南關及全部外圍據點已完全被我肅清。在震天的大砲轟鳴中，八路軍於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對城內發起全面總攻，一個半鐘頭以後，城垣全部爲八路軍解放，閻錫山認爲牢不可破的堡壘至此已告破滅。除斃傷外，我軍生俘閻錫山「北區領導組」（包括石樓、大寧、永和、隰縣、蒲縣等地）最高負責人兼晉西南區上將總指揮楊澄源（原三十四軍軍長）、少將參謀長胡芳珍、六行政區專員孫海丞以下兩千餘人。至此，八路軍在晉西南已控制有汾西、永和、大寧、隰縣、蒲縣、石樓六個完整縣。閻軍盤據之中陽已成孤城一座。

（新華社呂梁前線二十九日電）解放隰縣之攻城戰鬥，於二十八日下午六時開始，業已佔領外圍山頭陣地之我軍，居高臨下，集砲數十門，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城東南、東北轟擊。砲手大顯神威，第一砲即將敵東南城角之十字樓摧毀，打開一二十公尺之缺口，攻城部隊遂由此登城，向南、北縱深發展。南北部隊亦同時登城，北門工事被我工兵爆毀，守城閻軍即以密集之手榴彈、地雷進行頑抗，終爲我猛烈砲火打退。我八路五部三支隊健兒，在正副指導員[illegible]、郭士升、徐照吉等同志率領下，在城內由南而北掃蕩一週，城北我軍直向南下，城南我軍則向北搜索，至此已使殘敵驚駭不堪，無力抵抗，戰鬥乃告勝利結束。隰城正在清查中。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綏安隊三百餘包圍襲擊我駐渠河子（在蒲河南）一帶地方部隊，我軍當即迎擊，將進犯傅頑軍擊退，並斃傷十餘人。（向）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我豐鎮武工隊於十五日夜，摧毀豐鎮城約半里地的二道灣傅頑鄉公所。我武工隊首先包圍，一部控制了鄉公所的房上，一部進院喊話，傅鄉公所民政警等隊甚形慌亂，企圖突圍逃跑，被我一槍擊斃。並從隊內解放出被其強徵之年青民伕三人。城內偽軍聽得老

我駐烏蘭花附近鐵騎
殲俘鄂友三騎兵百餘
平綏路南北游擊隊摧毀傅頑鄉保政權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綏蒙騎兵在烏蘭花附近殲俘鄂友三騎兵百餘。本月廿三日，鄂友三騎兵十四團二百餘人，從烏蘭花出發，向我平片鄉（烏蘭花東四十里）駐地進犯，並從武川增到步兵一營，汽車十輛，載步兵一營，亦準備出動配合。我騎兵乘敵步兵汽車尚未來到之際，即機動反擊，將進犯之鄂友三騎兵擊潰，一直追擊至烏蘭花附近，共斃傷傅頑三十餘名，該團副團長亦當場擊斃，俘擄其團長及騎兵隊以下六十五人，繳長短槍七十三枝，輕機槍兩挺，子彈四千餘發，戰馬九十三匹。

又我綏南部隊於二十三日破壞天成村至新堂之電綫八里，收電綫四百多斤。

（新華社綏蒙二十八日電）平綏路南北我地方游擊隊正加緊摧毀傅頑保甲組織。十四日我綏南地方游擊隊配合群衆，將新堂至天成村間的電綫徹底破壞，收回電綫三千多斤。十七日新堂傅頑騎兵十六人到某號搶糧，被我某小部隊所殲滅，敵遺屍六具，負傷三名，被俘二名。我繳獲槍五枝，馬五匹。十九、二十兩日，我連續摧毀塔布忽洞（陶林西北鐵山子附近）及圖里（在三股井附近）兩個傅頑鄉公所，俘傅頑鄉保人員五名，繳獲步槍十三枝，馬十三匹，糧食三十石。在清河以北我亦將傅頑某某鄉公所摧毀。至二十二日傅頑清河保

百姓傳說：「八路軍來攻城了」，使傅張弛上了北山，一直凍到天明。鄉鎮據點傅頑鄉公所爪牙，一直沒敢出來。同日晚，我活躍於孤山至豐鎮間的武工隊設伏於金各城嶺，當火車從山下經過時，手榴彈[illegible]從山上飛下，在乘坐頑軍之車廂上爆炸，頑軍死三人，傷七、八人。（三白）

大同六區游擊隊
開展爆炸阻擊頑匪

（新華社綏蒙二十九日電）從九月底至十一月半，豐鎮傅頑軍不斷以小股兵力向我大同六區竄擾。先後達三十五次之多，全區村莊大都遭到這些[illegible]閻中至[illegible]實殺[illegible]，以[illegible]心[illegible]馬[illegible]「和平」「調處」[illegible]介石[illegible]同志發現敵人即開槍射擊，以[illegible]進入[illegible]地區[illegible]一顆，[illegible]人，共[illegible]此後[illegible]入我[illegible]一[illegible]對[illegible]日我[illegible]隊在某村住時，即向我包圍進擊，我[illegible]的信心亦提高。（朱元周）

大青山煤工
抗拒傅作義抓丁

（本報訊）據偏關通訊幹事張維業同志報導：傅作義抓丁的魔爪，從五原後套逐漸伸向大青山煤窰，使東西溝一帶三千多煤工，陷入恐慌與不安狀態中。煤工們爲抗拒抓丁，四散逃亡。現僅四百多煤工，兩個月內跑的只剩一百二十多，五六十歲的老漢。據十月間逃回偏一區五岔家村的十多個煤工談：現在連四十多歲的老漢也被抓，剩下的老漢，才推上汽車，拉到[illegible]走。逃出煤工，自進入解放區後，有些已自動參加了八路軍，要和這些狗日的算賬。

「國大」開了才半月
許多「代表」已表示要退出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路透社二十七日南京訊稱：「國大」經過幾乎半個月來籌議準備事宜、議事規則的混亂，「國大」的是否有用和有效，在前來南京支持蔣介石政府的很可觀的一部份「國大代表」們中間，已發生懷疑。好些希望藉「國大」以「改進軍政局勢」的人們也已經懷疑起「國大」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來。有些「代表」在私人談話中，已經表示要退出大會，他們已經醒悟而認爲「國大」不是一種治病的因素，却只加深分裂與加強內戰。好些人已經感到，沒有共產黨，任何辦法都不可能是解決全國問題的辦法。好些人認識到「國大」只有充當印個圖章的作用，在政府頒佈的「憲法」上蓋一個章了事。

解放日報社論
南綫兩捷
並敬告所謂雜牌軍

蔣介石一面發出虛僞透頂的「停戰令」，另一方面令其軍隊加緊進攻解放區。他的騙人的把戲被中國人民識破，他的進犯軍也被人民解放軍痛快消滅或者堅決打退，冀魯豫地區滑縣附近的大殲滅戰和淮陰西北的堅強自衛，就是中國人民給蔣介石惡毒陰謀的有力答覆。

冀魯豫地區，蔣介石於發出「停戰令」後，立即下令進佔濮陽，以便打通平漢路，孫震奉令後，即以其四十一師四十七師積極推進，十九日我劉伯承將軍所部迎擊之於滑縣地區，至二十四日止，給以粉碎的打擊，計我軍左翼殲滅由偽軍所改編之河北保安第十二總隊全部，生擒其總隊長何挺三，我軍右翼殲其一零四旅全部，生擒其旅長楊顯明及副旅長李克源，我軍中路殲其一二五旅旅部及兩個團，生擒其團長劉曉文，斃傷俘蔣軍一萬一千八百人，繳得巨大的自衛戰果。這一勝利將要影響全國的戰局。

蘇皖地區，蔣軍兩路進犯，其第七軍兩個團爲主攻，其七十四師一部伴隨配合進犯漣沭地區，我粟裕將軍所部迎擊之於淮陰西北，自十七日激戰至二十二日，蔣軍傷亡兩千數百人，第七軍之兩個營被我全部消滅，並俘其營長，此外並擊落蔣機兩架，蔣軍攻勢被打退。

蔣軍的進攻，完全揭穿了蔣介石的無恥欺騙，真正是「陰謀殘忍」。中國人民記得蔣介石甚至在今年一月發佈停戰令時公開的命令之外，還發了秘密的命令，公開的命令限十三日停戰，秘密的命令是繼續打到十六日，而且在此期限內盡量搶佔解放區戰略要地。至於三月二十七日的東北停戰協定，蔣介石派代表簽了字，但成了蔣介石東北大打的作戰令。六月七日起的所謂暫時停戰，實際上是蔣介石關內大打的作戰令。這些事實，中國人民看得清清楚楚。這一次蔣介石又來一個「停戰令」接着又來一個大進攻，真正是毫無信義，不知廉恥，這是他打敗仗的根本原因。

蔣介石此次進攻，再一度進行其消滅雜牌的陰謀。進攻濮陽的孫部是川軍，進攻漣沭的主力第七軍是桂軍，而蔣介石自己的嫡系則按兵不動，坐觀不救，至多也只當當配角，以避免犧牲。

川軍的命運是很悲慘的。在抗戰期間被蔣介石調出四川來的共計六個集團軍十一個軍之多（民國二十九年統計），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鈺抗戰陣亡，該集團軍所轄一個軍即四十七軍作戰犧牲很大，不但毫無補充，且被取消番號。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原轄五十軍二十一軍八十八軍等三個軍，作戰傷亡，毫無補充，結果併爲二十一軍與八十八軍兩個軍，八十八軍軍長范紹曾被蔣介石明升暗降，將該軍交給蔣的親信降日將軍方先覺指揮，這樣該軍被蔣篡奪。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原轄四十四軍六十七軍兩個軍，結果合併爲四十四軍一個軍。三十集團軍王陵基原轄七十二軍七十八軍兩個軍，合併爲七十二軍一個軍，其軍長又被蔣撤職。只有二十二集團軍孫震原轄兩個軍即四十一軍四十七軍（即現在的四十七師）與二十七集團軍楊森所轄的二十軍沒有變動。所以川軍雖然對抗戰貢獻超過蔣的嫡系，抗戰的結果，却是五個軍被取消或被篡奪，幾乎去掉一半。此外，在四川後方，蔣介石到了重慶之後，川東積極蔣化，川西積極分化，潘文華的五十六軍被調到[illegible]池，新二十五軍被編爲警察總隊，川軍力量不論在前後方，都遭削弱。

（下接第三版）

我怎樣理解「填平補齊」口號

——讀「晉冀魯豫實行「填平補齊」運動」電訊後

羅友山

讀本月十四日本報三版「晉冀魯豫實行「填平補齊」運動」電訊後，我想到它對於我們的讀者，首先是地方工作同志們，可能引起兩種不同的影響，亦即讀者對它可能作兩種不同的領會。我估計，大部份同志讀這則電訊，會加以研究，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參照學習適用於我區的經驗。但同時可能有一部份同志，他們在積極擁護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高度熱情下，有一種不適合於今天實際情況的絕對平均土地的思想，這些同志，對「填平補齊」可能作抽象的了解，以為是一般化的「削高填低，截長補短」，因而對這一口號異常興奮，特別對電訊中所說的「每人平均獲得三四畝地」，頗感興趣（而對其他許多內容可能忽略），認為那是「推平」了，這樣就迎合了助長了自己原來的推平思想，甚至於躍躍欲試。這裏，很明白的，前一些同志的態度是正確的；而後一部份同志的想法，存在着偏差。思想上如果是這樣，就十分可能影響到行動，以致在實際工作中出毛病——重複過去一部份同志犯過的那種無原則的「搬圪台台」、「刨圪堆堆，填圪餅餅」、「矮子裏頭選將軍，筷子林裏頭拔杆」……這一類的錯誤，犯了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會嚴重的侵犯中農（今天老區的中農已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佔有土地亦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時也會對富農作過份的要求。

由於上述這一點點顧慮吧，我願意將自己對「填平補齊」的認識，寫出來和大家研討。

太岳區為什麼需要來一個「填平補齊」運動呢？電訊中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土地改革已基本實現，但仍帶有尾巴；不少地方清算還不徹底，很多土地仍保留在地主手中，有些農民還未得到或者得到土地很少；有時則因貧寒村土地懸殊，貧苦農民還未得到土地；有時則因幹部民兵分得土地過多，脫離羣眾；有時因機關部隊佔據不少土地，羣眾要求重新分配。」這裏告訴我們提出「填平補齊」的根據，是因為一方面還有一些應該（即根據目前黨的政策）分散轉移的土地而未分散轉移，另一方面則還有若干應該並且可能獲得土地的貧苦農民沒有獲得土地或獲得很少，就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土地問題的尾巴」。這一「尾巴」的內容，主要是「仍保留在地主手中的很多土地」及富農的封建部份，這一點我們應當十分明確。電訊中雖也提到「如有多分得土地的幹部和民兵，應經過解釋說服，必須將所多分得的土地讓出，分給貧苦農民」，但其主要是「為了保持和加強幹部和羣眾的團結」，而並非其他。電訊中也提到機關部隊不應佔據土地；分配一切公地及處理公家使用的土地，當然也是澈底解決土地問題時所必須作的。

從以上看，我們應明確認識：「填平補齊」不是「削平補齊」，不是絕對平均土地，這是絲毫不能誤會的。這一口號，與我們這裏所說的進行土地複查、消滅窮白村，是一個意思，是指的在已經解決過土地問題的地區或村莊，最後調查一下使作到澈底解決，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因而也符合於羣眾的真實意見。

同時，正因為祇剩得個「尾巴」了，所以電訊中還着重說：「這個「填平補齊」運動，只宜在土地改革不澈底的地方實行，而不應普遍機械地採用。」

根據目前我們在老區進行解決土地問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來對照晉冀魯豫的經驗，使我們更加感覺到做這一工作時，不能一般化簡單化，必須按照各區、村的具體情況，有重點、有步驟、有計劃地去消滅那個「尾巴」；同時必須經過羣眾路線，收到進一步發動與教育羣眾，增強廣大羣眾的團結的目的。鑒於已往各地羣眾中侵犯中農利益的嚴重，同時今天「平」中農土地的思想又是很普遍地存在於幹部和羣眾中間（羣眾有搞平思想不足怪，問題是幹部政策思想不明確，成了羣眾的尾巴時，必定要犯無原則錯誤），所以「截長補短」、「填平補齊」等比較含混籠統的口號，我們最好避免用它，我們說成是複查，要最後澈底解決土地問題，要分散封建土地、分配公地，要消滅窮白區、村，這樣，我想比較更妥當些。

保德退職幹部大部復職

隨時注意團結教育

（新華社雁門訊）保德共有三百餘名退職幹部，經過年餘教育，已有二百四十餘名復職。他們有的是四二年精簡後退職回家的，有一部因鬥老資格、不虛心，和在職村幹部不團結鬧意見。領導上發現這個問題後，縣上以身作則，並提出區村各級幹部隨時注意團結教育退職幹部。縣負責人趙懇同志親到實家里工作時，經常與退職幹部武宗元談話，啟發其思想覺悟，引導他反省被壞份子拉攏過的事實，並在村幹部大會上檢討，和在職村幹部搞好關係，推而帶他參加工作，對他優缺點隨時檢查與他個別談話，最後給他單獨工作。他表示「死也要革命到底」。現已提拔到區上做重要工作。該縣教育團結退職幹部的經驗是：多進行個別談話啟發，給予適當的工作，使其接受幹部領導，協好關係，幫助其解決具體問題。對他採取尊重熱忱的態度，逐漸克服自私落後的個人打算，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江濤）

今冬主要開展窮白村紡織 發展烈抗屬貧苦婦女織布

興縣三區檢討紡織工作

（興縣訊）三區召開小型合作社主任、模範紡織婦女座談會，檢討紡織工作。七月間，區上曾開辦過紡織訓練班，培養出十七名紡織婦女幹部，他們以自然村為單位，開辦過五個紡織訓練班，因領導方法不同，教會四十多個織婦，給今冬開展紡織打下基礎。會上檢討到：過去辦紡訓班，產生兩種結果：曹家坡去年七月曾開辦一個訓練班，歸張淡貴，參受訓婦女的給養米修了一付門窗，賬目也未記清楚，四十天工夫，每個婦女吃了八十多斤小米，還未教會織布，家裏人喊怨，婦女們也沒信心織布，該村紡織就沒開展起來；村裏雖有二十五架快機，但多數擱在富裕農民手裏，他們僱男工織布。新莊的紡織即是另一種做法：小型合作社主任辰應升，對紡織很熱心，去年他村只有一架停擺的織布機，在他耐心推動下，開過一次訓練班，教會四個貧苦婦女織布，他每天給她們記工，按時分紅，經常注意解決具體問題；有次他從城裏回來，遇着婦女把輪軒弄壞了，他馬上放下鋤頭，拿起斧頭幫助修好。在他領導下，現在已發展到七架機子（連劉魏溝在內），教會二十一個織婦，深得羣眾擁護。座談會上，大家認為曹家坡的發展紡織方向不對，應立即發展窮苦婦女紡織，打下永久基礎；新莊辰應升同志的領導方法，應全面推廣，作為今冬發展紡織的方向。同時根據三區紡織不普遍的情況，確定今冬主要開展窮白村紡織，發展烈、抗屬貧苦婦女織布。各行政村自然村都專門抽出一個幹部負責領導紡織。全區現有快機一百三十架，計劃今冬再發展五十架，由各自然村自造，工人由區上調劑，棕梭由貿易局代買，如貧苦烈抗屬、農民，無力購買，抽出紡織貸款幫助，並發動實用的辦法解決棉花問題，因本區棉花不夠使用，集股統購。三區合作社要向本貿易公司購回一部份，只加運費，即本賣給羣眾。另外，按自然村普遍辦小型訓練班。店廟以行政村挑選抗屬和貧苦婦女集中訓練，由模範紡婦選佐娘當教師，其餘各村由[illegible]紡織指導員巡迴指導。（劉威烈、解寧福）

河曲水溝行政村

逐戶動員貧苦抗屬農民紡織

（河曲訊）因為沒有領導，六區水溝行政村去年沒開冬季生產，羣眾都閉門不出，坐吃浪費，水溝村一冬就殺了三十多隻羊，浪費小米二十餘石，到春天就發生口糧困難。今年公糧中幹部檢討到冬季不生產是幹部沒負到責任，決定今年每個幹部必須深入到每家，具體組織生產，特別是組織貧苦抗屬、農民生產，發展紡織。在這個決定下：水溝豆村長，就一戶一戶動員起二十餘頭毛驢賣炭換花給婦女紡織，現在已換回二百七十餘斤。段永何閨女沒錢買花紡織，衣不蔽體，豆村長就動員她婆家男人揹棗花，每斤能賣[illegible]十餘元，換了三天就[illegible]花，女人開始了紡織[illegible]，幹部就借給三十斤糧食來換了花，其他沒花的人家，組織販棗到五寨去換花。現在已有十二個毛驢販五寨，已換回二十餘斤棉花，全村婦女們有了花，全都起來紡織了。在選節村發現很多人在下機子，但穿不上衣服，原因是婦女們紡織沒有組織，一家輪上一機布，每天織上四五尺，半個月也下不來，佔住機子，別的婦女就不能織。當時幹部就召開婦女會議，組織紡織變工，確定了紡織工資，由技術好的紡婦負責來織，她們每天能織二丈五尺布，現在大家日夜加工紡織，全村穿衣問題都解決了。（劉權邦）

解決偏僻村土地問題

嵐縣北關行政村

（嵐縣訊）北關行政村，過去解決土地問題時，沒有注意偏僻小村，認為西溝、寨上兩村，人少地多，沒有土地問題。這次複查土地時，幹部逐戶調查研究，再徵求各人要地的意見，發現這兩村好地少壞地多。西溝村共二十戶，除兩戶富農有五十二畝坪地、一戶中農有八畝坪地外，十五家貧農沒有一畝坪地，只有三百七十畝坡地，還有兩戶根本沒地。經過大家研究，兩家富農地雖多一些，但全家勞動很好，起鷄叫睡半夜的[illegible]，又沒有封建剝削。光靠本村六十五畝社地，解決不了問題，便從北關教堂地內，拿出五十七畝坪地，又從清算果實內拿出十畝坪地，一共一百三十二畝地，解決十家貧農的土地問題。每人平均有坪、坡地八畝二分。這和全行政村比較，雖還差一些，計劃再從城內教堂地解決三十多畝就夠了。（梁厚龍、劉多才）

神二區一半以上村子 農民土地尚未解決

四十二戶地主佔地近四千垧

（神池訊）二區仍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村子土地問題沒解決。全區六十四個自然村，有四十個村子（包括沒有澈底解決和根本沒解決的窮白村），其中光十四個沒澈底解決的村子，就有三百五十七戶農民[illegible]二千七百二十七垧土地，內有三十九戶貧苦農民，還沒有一畝地，而四十二戶地主尚佔有三千九百二十一垧土地。根據以上情況，在區幹部會議上決定在今冬明春全力解決土地問題，除轉移地主土地外，個別土地集中的村子與地少的村子聯繫移民等方法進行調劑，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烈夫）

嵐二區組織運輸 教育腳戶愛護耕牛

「少馱十斤，多跑一回」

（奇嵐訊）二區各村去冬跑運輸，耕牛大部跑乏了，羣眾對耕牛照護不週到，單貪圖多馱，不顧及牛的負擔能力，騾牛架也大部破爛，瓦牛瘦垮了，黑夜也喂得不好，以致影響了今年春耕。現在羣眾也不準備冬季運輸了，[illegible]。為了組織運輸，鞏固耕牛，幹部對去冬運輸生產進行了檢討，向羣眾宣傳去冬水峪貫、大化村喪了二十多條牛，到春天買牛時吃了一千多斤小米的虧。並教育羣眾耕牛疲乏主要是人沒有照顧好。今年再跑要接受這個教訓，提出「少馱十斤，多跑一回」的口號，跑運輸的人，「人一起午一天，牛一夜」，要保證夜裏草料不缺，[illegible]。現在大峪溝、王家莊已組織起運輸隊，並在水峪貫建立了一座炭站。（寶本榮）

沒修橋的地方

讀者來信

編輯同志：

現在是嚴寒冬天，我看到好多大川裏的河流，都還沒有搭橋，有的只用幾塊石頭，有的連石頭也沒有，要行人過冰涉水。前天我在去[illegible]的路上，看見四個老鄉，抬着一位傷兵同志，因石頭上走不過去，就涉水而過。這樣冷的天氣，使老鄉受了凍[illegible]，同時因一個老鄉滑了一交，差一點把傷員跌進河裏。今天在東關口看見[illegible]八個牲口馱[illegible]……

美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稱：

在中國大局改善之前 國務院反對貸款中國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蔣介石實行全面內戰的政策，已引起美國部份高級官員及若干實業界人士的焦慮。據美聯社紐約十二日電稱：本月十一日美國全國對外貿易會議席上，美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宣稱：「國務院反對在中國大局改善之前以五萬萬美元貸款予中國。」與會者報以熱烈掌聲。范氏又稱：「我認為政府投資於有內戰威脅或已存在內戰之各國，實不穩公。」與會者又報以熱烈掌聲。范氏繼稱：中國先須解決其目前的政治危局，然後方可盼望「美國大量投資」，「中國人民已不堪再經災禍」，「在中國軍費支出浩繁之際，將不能得到美國之經濟援助」，「美國政府與私人方面對於官僚貪污與浪費過分資財以充軍費之國家，不應向之投資」。參與該會議之蔣政府代表顧維鈞慌忙說：「中美商約的成立，乃係中國初次將全部領土向美國工商界開放而成為美國種種出品的重要市場。」這種「奴才忠心」的表白，並未能消除美國實業界人士的猶豫，據合衆社華府廿五日電稱：美國進出口銀行官員表示，「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是遵照杜魯門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聲明，即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在中國情況『且穩定時即援助中國建設的計劃，進出口銀行迄未借予中國任何借款，乃因此項情況尚未實現』。

調查駐外軍隊問題討論中

美國已陷於孤立地位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綜合各方報導：聯合國大會政治安全委員會對蘇聯所提調查駐外軍隊的討論有新的發展。美代表貝克爾於廿五日會議上收回其原來的建議（即將調查駐軍問題與一般裁軍問題合併一起），而對蘇聯建議提出若干修改，其一為報告範圍包括各國內外軍隊；其二為建立一檢查制度，檢查各國所提報告的眞實性；其三為各國在明年一月一日以前提出軍隊報告。英代表這一新建議是在貝克代表號召贊同蘇聯提案之後。美代表康納利幫貝克爾發言，強烈反對貝克爾所提建立檢查制度，認為此種制度應附屬於將來討論的普遍裁軍計劃內，美代表團並於是日會議後對報界發表聲明，反對貝克爾建立檢查制度的提案。

莫洛托夫於廿六日會議上，同意英方所提報告軍隊的日期，同時莫氏又重申蘇聯的原議，即蘇聯同意提供國內軍隊的情報，但僅應在討論整個裁軍計劃時提給，蘇聯調查軍隊的提議只包括國外駐軍。莫洛托夫繼稱：在安全理事會將來審議普遍裁軍問題時，各會員國應提供各種型式武器的情報，連噴汽推進式飛機、火箭彈及原子武器在內。美代表康納利發言時，仍主報告範圍應包括國內軍隊並重申美國反對檢查制度。關於原子武器，康氏謂美國態度已見諸於巴魯區所提計劃中（按該計劃實際是保證美國獨占原子彈）。英代表貝克爾繼之重申建立檢查制度，以考核各國所提國內外軍隊情報之必要。對於莫洛托夫所提各國應提供各種武器情報的建議，貝氏說：「在裁軍協定之進展足以保障安全後，英國將一如蘇聯，願將此種專門事件提出報告。」法國代表巴洛第於發言時，重申支持蘇聯建議，並認為「蘇方之建議若經通過，則必可獲得若干實際成果」。

胡宗南部犯鄜縣南

被我軍民英勇擊退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洛川蔣軍胡宗南部二十九軍三十六師一六五旅四八三團一部，於二十六日拂曉襲擊陝甘寧邊區邊境鄜縣以南的土河村，當地民兵英勇抗擊，激戰竟日，八路軍某部急派兵馳援，敵即狼狽竄逃。

南綫兩捷 並敬告所謂雜牌軍

（接第一版）

抗戰以後，蔣介石發動內戰，川軍二十一師三個旅在南通被殲兩個旅，四十一師三個旅被殲兩個旅，四十七師兩個旅已全部被殲，這被蔣介石放到前綫上的川軍三個師，原有八個旅，只剩了兩個旅即四分之一了。桂軍的情形也相差不多。抗戰期間被蔣介石調出廣西的，據民國二十九年的統計，有兩個集團軍五個軍十四個師，十六集團軍夏威原轄三十一軍與四十六軍，三十一軍在湘桂戰事中犧牲重大，不予補充，取消番號（現在這個番號給了蔣介石的靑年軍），併入四十六軍；二十一集團軍李品仙原轄七軍、四十八軍、八十四軍共三個軍，結果八十四軍被取消，併入四十八軍。所以桂軍在抗戰中因為沒有學許多蔣軍那樣望風而逃或「曲線救國」，以致犧牲重大，還寧一帶的戰爭中尤為壯烈，其戰功比之蔣介石嫡系大得多，然而抗戰終了，部隊數量只剩下三個軍八個師，即是也去掉了幾乎一半。

此次內戰中，蔣介石又把桂軍兩個軍即三分之二放到前綫上，其第七軍前後已損失五千人以上，即四分之一。

川軍和桂軍的將士們應當想想：你們在抗戰中甚是有功的，但是你們所得的酬報，難道應該是東北軍第二的下場麼？你們替蔣介石打內戰，你們除了東北軍那樣的悲慘前途之外，還會有什麼別的前途？你們為什麼不為中華民族着想，為什麼不為自己着想？

不但如此，蔣介石用盡其三四年來的一切積蓄，加上美國帝國主義的大量幫助和日本的大量軍用物資，孤注一擲，想在所謂「國大」以前打出一個名堂，現在到處打的是敗仗，四十個旅已被殲滅，這就是說，蔣介石進攻解放區的軍隊五分之一已被殲滅了，蔣介石軍事上的頹勢難道還不明顯麼？蔣介石的「國大」被國內國外一切有眼光的人所痛罵，蔣介石的賣國罪行已被全國人民所痛恨，政治上的失敗難道還不明白麼？在蔣介石併吞甚至削弱犧牲之下的雜牌軍，如果有識時務的俊傑，難道不該想想何以自處了麼？

我們懇切誠懇的敬告一切所謂雜牌軍，敬告西北軍、東北軍、川軍、滇軍、桂軍、粵軍、陝軍、湘軍、直魯軍、晉綏軍、寧夏軍、靑海軍、鎮嵩軍，解放區軍民的敵人只有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因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像日本帝國主義一樣要滅亡中國，蔣介石像汪精衛一樣當美國帝國主義的漢奸，出賣中華民族，我們和你們並無不可解的仇恨，恰恰相反，凡是抗戰有功而被蔣介石歧視的，我們都抱同情。中華民族面臨着新的民族危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十分希望你們保持抗戰中民族英雄的光榮稱號，不要去替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漢奸蔣介石打中國人民。擺在你們面前的，一條是民族英雄的光榮道路，一條是當賣國賊蔣介石的可憐的犧牲品和走狗遺臭萬年的道路，我們希望你們翻然猛省，當機立斷，站到新的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的陣營中來，像高樹勳、曾又參、郝鵬舉、孔從周、潘朔端、胡景鐸等將軍所做的一樣。（十一月廿八日）

非蔣嫡系部隊之殷鑒

替蔣軍披麻帶孝打內戰 損兵折將還「落得」一身臭

——司馬龍評桂系第七軍遭殲滅打擊事——

（新華社華中二十八日電）本社特派記者司馬龍評桂系蔣軍第七軍在進攻淮陰西北丁家圩坊等地遭殲滅性打擊事稱：「這是蔣介石借刀殺人蓄意排除異己之又一證明。第七軍出廣西之初，原有三個師（一七一、一七二、一三八）十三個團三十九個營，但被蔣介石驅至反共內戰最前綫，逐日消耗，至此次進攻前，已不足十六個營，蔣介石迄未有一兵一卒去補充（自行拉丁者除外），聽其自滅。漣水戰役後，在蔣介石一再迫促下，憋着滿肚子怨氣，硬着頭皮向新四軍陣地進攻，結果只有潰敗一途。十分明白，硬着頭皮不是辦法，只有效法高樹勳潘朔端孔從周等將軍之正義舉動，才是出路。桂軍在白崇禧只求個人升官發財之錯誤政策下，替蔣介石披麻帶孝，走上內戰戰場，結果除損兵折將消耗殆盡外，還落得一身臭，實可為一切非蔣嫡系部隊之殷鑒。」

蘇皖北線新四軍

乘勝恢復十餘村鎮

（新華社華中二十八日電）蘇皖北線新四軍乘勝於二十至二十三日間，相繼收復淮安東十五里之車橋鎮石塘，淮陰東四十里欽工及附淮以東沿黃河南岸之顧河集、涇口、東橋等大多村鎮十餘處，並擊退沿淮（陰）沭（陽）公路向北增援丁集一帶之蔣軍第七軍一七二師五一六團等部，共斃傷其二百餘人。

中美反動派為反對中國人民

竟重新起用日本戰犯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中國與美國的反動派為了反對中國人民，竟不惜把日本法西斯軍閥從新起用。前日本侵華寇酋岡村寧次大將現在仍在南京，不但沒有被當作戰犯審判，而且被蔣介石尊如上賓，享受着極其優裕的生活，作為蔣介石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顧問。這件事以前還是秘密的，最近蔣介石居然給了岡村以一個名義，叫做「聯絡官」。蔣介石不惜做賣國媚敵辱國的行為，其原因是因為日本法西斯軍閥岡村有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豐富經驗。蔣介石的此種辱國行為，美國帝國主義者不但不反對，而予以贊助，據息，麥克阿瑟、馬歇爾與蔣介石已經商定聘請大批日本軍官做蔣介石的軍事教練，這批日本軍官不日即將來華。

短論

反動派的新陰謀

經過解放區四個多月的自衛戰爭，蔣美反動派妄圖消滅中國民主力量的陰謀已受到了嚴重打擊，處在窮途末路的這幫反動家伙們，竟不惜起用岡村等日本戰犯，來挽救他們必死的命運。

然而心勞日拙的蔣美反動派，並不能用這一手來挽回其滅亡的前途。誰都知道，岡村等戰犯不過是中國人民手下的敗將而已，他在歷次的「掃蕩」「蠶食」中，沒有一次不被八路軍打得棄甲折兵而逃的，蔣美反動派想用這些敗將來「征服」中國人民，最終必然得到與日寇同樣的命運，落個慘敗的結果。

岡村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主犯之一，他的罪惡是數不盡的，任何有民族意識的人，都主張把他嚴厲懲辦，然而賣國賊蔣介石，卻把他當上賓，把他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罪蹟作為「可貴」，以至公開起用，這說明蔣賊這種甘心媚敵辱國，到了如何無恥的境地。而馬歇爾這個大騙子，嘴上講什麼「和平」「調處」，實際上卻在千方百計幫助蔣介石進攻中國人民，甚至不惜扶植法西斯殘餘。這些劊子手的眞面目，已經赤裸裸的暴露無遺了。

這一切事實，應該更堅定我們向反動派拚死戰鬥的決心，只要我們堅持艱苦奮鬥下去，反動派的陰謀一定要失敗，我們挽救中國民族危機的鬥爭一定勝利。

民社黨北平方面領袖

拒絕參加「國大」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北平訊：民社黨北平方面重要負責人張東蓀、胡海門、梁秋水均拒絕參加分裂的「國大」。由張君勱派遣赴平磋商「參加國大」問題之該黨常委孫寶剛已於二十四日離平返京，梁亦表示不參加「國大」。梁秋水二十四日發表談話稱：「民社黨之參加「國大」，徒使第三者之立場毀滅，今後如何做人？」並致張君勱信及詩一首，責其主張參加「國大」，該信稱：「處身一貫，有本末，守信義，存大體，忽略其一，有未有不身敗名裂者也。人云君勱先生參加係一般黨員之慫恿，譬如行舟突遇風浪，危險萬分，熱誠者應神色不變，親自掌握定方向，向前進行，不致有絲毫變更。故此次國大問題，足下應負其全責也。」贈張詩曰：「多謝故人珍重意，久甘沉寂藐生涯，愧無三徑能栽菊，猶有一畦堪種瓜，漫道鬼爭竊鼠，却憐彩鳳逐鴉，閒來誰與謀排遣，日過南城賣酒家。」又張東蓀對蔣介石之邀請出席「國大」已予拒絕。又據各報透露：此次民社黨中支持參加「國大」者，湯薌銘等出力甚多，湯在敵偽時代曾任「華北合作總社」理事長及其他偽職。

克利浦斯夫人返國

盛讚延安救濟工作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南京訊：英國援華聯合總會主席克利浦斯夫人在來華訪問為時六週之後，已於二十三日離京飛穗轉港返國。二十二日，克氏夫人在京招待記者時稱：在延安時，曾參觀醫大、洛杉磯兒童保育院等，對延安當局做了許多救濟及建設工作表示欽佩。



炮兵英雄劉海山

紀希晨

在火綫上，每當敵人猛烈的火力封鎖了步兵進攻的道路憑險頑抗，情況萬分緊張的時候，劉海山的大砲就在這一決定的瞬間，創造出無數次的驚人奇蹟。

「正前方，六百米達，開炮！」順着炮兵連長，叫炮兵掩防步兵的命令，一股紅火從那黑黝黝的炮口噴出去。

劉海山彈着發了兩炮：一炮跟着又是一炮，陣股發紅的烟柱，從敵人據門樓兩側的騎樓頂上騰起了。第一發命中左騎那個尖頂；第二發在圓形碉堡的正中開了花。敵人驚叫的機槍再不開叫了。

「打的好！打的妙！」[illegible]歡呼、叫好、鼓掌聲、請求的聲浪從步兵陣地上傳來。

「聽！又去了！」劉海山肩貼着砲車輪，開玩笑的說了一句。就又備在自己的炮上，像獵人搬着猛犬似的，迅速機敏的旋轉了標尺和瞄準器，對好了標針，順手把十公斤的砲彈塞進膛裏，一關上砲門，拿起拉繩，「一講！」「轟！」震響的砲彈由步兵頭上掠過，在歸鼓樓頂爆炸了。

隨着鐘鼓樓塌的樓呼聲，與戰士們「繳槍不殺」的喊話聲，幾十枝步槍擲下來了。敵人在驚慌與混亂中。閻軍第十一專區專員王達山阻擋着不讓士兵們繳械，並頑强的抵抗着，還繼，喊話失效了，劉海山的砲彈又來爲這個頑固東西，結果王達山的一條腿被炸斷了，跨軍投降了。

還是我第一次目擊劉海山大砲的奇蹟——六月八日於反擊[illegible]縣的砲兵陣地裏。那時，天剛亮，東方的朝陽，穿過密林，射在「神砲手」的臉上，顆顆汗珠，有如朝露。我跑上前去向他歡呼：

「英雄，你真有功勞！」

「不，還是全體步兵和砲兵的！」他斯出平凡而自然的笑容回答着。

還天，他在七個不同的陣地上轟擊着「美化的野獸們」！不知疲倦的「神炮手」，為人民立下了大功。

此次反攻原平，天還不大亮，劉海山把炮架在地堰上，對敵人第一防綫的前沿[illegible]物，他從黑暗中探測的射擊結果，四個炮彈炸飛了敵人三個碉堡。我們的進攻部隊，順利到達原平高堡牆前停下了，敵人仍在最後一道防綫上掙扎，五個火力點和一個大碉堡，從正東正南和西北，用迫擊砲、輕重機槍構成緊密火網，把街口、房頂及一切進攻道路完全封鎖住了。攻擊顯然是困難的。

這時砲兵們在工程作戰之後，穿過[illegible]道靠近，把砲推到閻軍防綫的近旁，兩下相距五六十米——打破砲兵近距離作戰之慣例，在對方火網下架起砲，突然一聲冷槍，副砲手趙生俊同志受傷了；劉海山躍步上前抱住他：「老趙！老趙！你……」「別管我！打呀！」

懷着憤怒，他開砲了，一發，兩發，不偏不倚的打到敵人火力點的正當中，戰場上步兵齊聲喝采，他眼珠泛起紅絲，罵着：「鬼孫子，這再吃幾個，……」連着又是三顆，當第六顆砲彈飛出去的時候，敵方的陣[illegible]和火力全啞了，敵[illegible]似的亂起來，[illegible]，緊接着衝鋒號音，步兵撲去了，[illegible]接着追擊，俘[illegible]數次的戰鬥，劉海[illegible]

[illegible]戰役，開始在皋義山殲滅何文鼎二十二軍那次，他的砲在黑不見手的夜間向敵開火，上級給他的任務是向城，拐角打，剛打了一砲，突然一星火花從左側山頭冒出——敵人重機槍陣地向我步兵射擊，他及時地用幾秒的速度旋轉砲身，用手摸着標尺和方向盤上的每一個記號，立即開砲，三十多個發炮，猜敵人所發出的火花，迎接了劉海山的砲彈，給送了他們的狗命。

消滅敵人，熟練技巧與戰術動作是必要的，但還需有健全的腦力，劉海山的腦力是異常豐富聰明的，在包頭戰門中，劉海山知道他的對手是狡猾的日本砲手，而且又是黑夜，如果仍用平常的火香照亮標尺瞄準動作，是很危險的。於是他集中思想，想出一個法子，便不用火香，八十發砲彈全中敵陣，還擊毀了敵砲一門。敵人[illegible]方法的錯誤。

那次戰鬥，雙方火力都很猛烈，半個天空都染紅了，砲彈的炸裂，空氣的回鳴，把他的耳朵震出了血，幾次的昏過去了，但一醒過來，知道他手裏仍握着繩索，他猛力地拉開，擦去炸飛在臉上的膽子，[illegible]上的「防眉」膠皮，又繼續戰鬥了。

今年一月，在回擊進犯集寧傅軍戰鬥中，砲兵通過一片開闊地帶時，一匹砲兵騾驚，中彈倒地，敵人又向他射擊，在這樣艱難以想像的危境中，他忘記了死生，不慌不忙的把騾屍[illegible]的全部砲具[illegible]自己身上，跑上山頭，又回擊了敵人幾砲，並用砲彈追擊潰退的敵人，從六百米一直伸到五千多米遠，就是說直到十里以外，追得看不見敵人的時候，他才停止射擊。

劉海山班長就是這樣的一位「智勇雙全」的砲手，他是一個高個子，臉色紅，今年才二十三歲，可是大家都叫他「老砲兵」呢！他十六歲上就離開了家鄉——[illegible]——一直在砲兵裏當戰士、班長，在南征北戰中，參加過無數次的戰鬥。[illegible]戰鬥後，太原「開中日報」記述，驚呼我軍「砲兵威力大，命中準確」。寧武：「八路軍神話似的傳說：[illegible]在五尺長，上頭插過[illegible]紅纓的[illegible]小孩，小孩打不住那砲打那，就是打不住老百姓。」

在一次戰後休息時，和他們共立奇蹟的英雄劉海山，作們向我講述英雄事蹟，我突然轉向他：「劉海山同志，那未你自從反攻以來，消滅過多少敵人呢？」

他眼睛裏閃爍着光芒，笑了一下說：「不知道，長和一位參謀在對兵接洽，計算之後，代替他回答說：「因爲」[illegible]，少有七八百吧！」

在招待處

叠平

傍晚，快要下雪的天氣。

當記者在招待處處長辦公室裏，剛剛坐下不久，在節錄被俘的閻軍「愛鄉團」、「國民兵團」兩個副團長和一個副營長，又送到這裏來。

張處長在察視了送來的介紹信後，很快的對通訊員說：『請他們進來吧』。

三個陌生的面孔出現在一間樸素的辦公室裏，他們的神情是異常的不自然與沉重，穿着已經褪了色而浸透油膩的灰軍衣，三個人只有兩個穿着兩條黑褲的棉褲。

招待處長，在詢問了每個人的姓名後，親切地把招待外賓的紙烟遞給他們，招待員在三個淡綠色的玻璃杯裏，注滿了熱騰騰的開水。

「大家先休息幾天，身體要緊啊！」

「大家在這裏了解一下八路軍所做的一切，慢慢大家就會消除疑慮的。」

張處長滔滔不絕可嘮着。

他們像力地點着頭，不時發出「是的！是的！」的答聲，有時又羞靜地低頭不語。

數分鐘後，他們好像已換了一副面孔——一副自然的面孔，並且開始申訴了。

『苦工苦了現在還趕不上棉衣，差一點把命送掉！』

『過去我們受騙到太原來了！』

『現在回去的人一天一天多了，對閻匪了解一些，還不徹底。』

招待員已走進來請他們休息，片刻之後，在餐廳裏，處長和被俘的軍官又在一起吃飯了，席間不斷傳來他們爽朗的談笑聲。

編者語

關於寫戰鬥的一點要求

這個時期關於寫戰鬥的來稿，一般還祇限於個別的簡單的「前綫故事」，零碎的故事，也會帶給我們許多認識這些英雄的素材。但是如果寫作的同志能夠跳出單純的報導，更細心的去觀察每一個戰鬥和我們的許多英雄們，更強烈的搜集材料，把你自己的愛憎，更強烈的溶注到你所要寫的人物中去，提高一步，我們寫戰鬥的稿件質量就能發表的「砲兵英雄劉海山」在這方面有了提高，缺點是英雄的活動與羣衆力量之間的全部關係，似乎還沒有被作者很好注意，雖然英雄自己都說「功勞是全體砲兵和步兵的」。

參加了一個會

新刃

昨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會，高家村分得土地的農民慶祝自己的翻身，和我們機關歡送參軍同志的聯合晚會。

在我們合作社的牆壁上，一天就貼出了一長列大紅紙，莊嚴的排列着，幾十個應得到土地的農民的名字，和他們分得土地的畝數。這是毛主席批准的大法，高家村農民把它記載下來，宣佈自己的翻身。現在，他們又一個個自己爭着到台上來，宣佈自己的翻身。他們有的是經過二十年長工的，有的僱了十八年的長工，有幾輩子的份地幾十年被剝奪了土地的……那一張張熟悉的善良的臉孔，好像就是我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們，他們過去的命運，使我想起我那些兄弟叔伯們身去，受的痛苦。現在，我看到他們在汽燈光下因為極度興奮而漲紅的臉孔，我感受到了和他們共同的生活中最高的歡樂。

我們的歡樂是從血的鬥爭中換來的，為了我們的兄弟的翻身，為了我們自己，我們無數的人民的英勇子弟，從沒有放下過武器，從青年到壯年而老年，沒有停止過戰鬥，而且目前，最緊張的戰鬥正召喚着我們。當那個當過八年長工的青年民兵上台講話的時候，他講上猜着鐘錶，獻給他，[illegible]

回憶八年的戰鬥比八年的受苦更加要堅。這是年青的戰鬥的一代。在他們，簡直不相信從戰鬥中得來的幸生活對我們還會有什麼威脅，但他們祇知道從戰鬥中所來的幸福是神聖的，誰能從他們手中把它奪去，他們的把它顯解。十四位參軍的年青的戰士坐在一排椅子上，他們深情不說話，們臉上的神情，但是不能掩蓋他們心的戰鬥的任務，表現出他們的一門最有力的行動。

我參加了這個會，它給我極大的熱烈的教育。在這個有力的階級的生活，使我認識到我們的事業，是當階級全體的鬥爭而戰鬥。

十一，二十九。

利用小形式加強時事宣傳

風林

目前正需要加强時事宣傳，在此，我提出一種較為方便且為羣衆所歡迎的宣傳工具——小形式，這是一方宣傳的利器。

常見的小形式，流行在廣大農村中的主要有鼓子書，四片瓦，撥子書，平書、快板、民歌，流行於城市的有雜技、相聲、洋片、大鼓等，而其中流行最普遍，羣衆最熟習的是四片瓦、撥子、平書、民歌等。

根據我們在小形式方面的摸索，羣衆對它是相當歡迎的。

去年我們在平介縣，曾組織起八個說撥子書的，於九一八大會做時事宣傳——一八大會的傳單標語內容編成了撥子，在大會開始前——的活動時，於會場說唱，看了很好的效果，文聯也用了大鼓說，宣傳也同文聯樣了，用大鼓子，式，我們也採用了撥子、說書等，[illegible]

[illegible]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小形式在宣傳上是一個適當合及時的宣傳工具，而且羣衆對於它是極其熟悉和喜愛的，因為它原本是生長在農村羣衆中，是老百姓自己的東西。

但是有的人，對小形式有一種偏看法，認爲它不能說明大的事情，只能唱唱小調子，是叫化子討飯吃的工具罷了。小形式是可以表現大事情的，這裏也有現成的例子：

「我們曾唱過一個「新鳥」（王易風同志寫的），寫的是漢奸閻錫山，從霸佔山西的「光復」一時談起，他把鐵路、銀行、大花臉、官寶大屋等，剝削老百姓，使山西的老百姓陷於痛苦、死亡；抗戰後，閻錫山勾結日本，從投降日本到日本投降。尤其說到閻錫山和日本人勾結時，日閻兩方的對話：「你的我的好朋友」，（日本人說）「你的說話我的聽」（閻錫山說的）……活活地表現了閻錫山的奴相十足樣，一件和山西人民生命攸關的大事件，老百姓聽着憤怒填膺，以極大的效果，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說明了小形式是可以表現大的事情的。

至於說撥子書是討飯吃的工具，只是我們給它一種錯誤的看法，要完全是它以新的內容，使它為人民服務，而它就再不是什麼落後的討飯的工具，它是革命的武器了。

什麼小形式都是由羣衆中的東西，而且它是一種能唱的舞台上下自由活動，有白有唱，有說有舞；它能引羣衆歡唱，多聽，吸收羣衆的容易接受的內容，而且也很簡單的宣傳。它的宣傳方法是定的，從口中便能唱出來，同時，它是羣衆中最容易宣傳的形式之一，也很容易組織起來，羣衆宣傳來活動時，使它在當地宣傳，一個使用小形式宣傳，比如在會場上，以組織民歌會，在一場會上成唱了一個四片瓦、撥子或快板的唱段，都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

批發訂閱辦法

一、邊區一般機關部隊學校及商店等，均可向本社發行科直接訂閱，惟須預先付清報費。

二、各縣新華支店或分銷處之批發報，務須預交六個月的報費。

三、報費按月結算一次，在收到本社發行[illegible]

[illegible]